

河南濟源全真道宗派傳承考

趙衛東

摘要

本文擬根據現存文獻與田野調查所得的新材料，對元初至民國期間全真道在河南濟源的宗派傳承情況加以研究。元代全真道在濟源主要有五系傳承，即劉處玄—周頤真、宋德方一系，郝大通—王志謹—衛志隱一系，丘處機—張志謹一系，王處一—單志靜一系，馬鈺—皇甫道寧一系。明代濟源全真道主要以龍門派與華山派為主，紫微宮、總仙宮、陽臺宮、二仙廟、玉清宮等屬龍門派，龍泉觀、桃花洞屬華山派。入清以後，濟源各道觀大多歸於龍門派，如紫微宮、陽臺宮、玉清宮、長春觀、靈都宮、迎恩宮等皆由龍門派道士擔任住持。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緒年間，柏林長春觀出現了尹喜派傳承。本文通過對元初至民國時期全真道在濟源傳承情況的研究，得出了三點結論：(一) 元代全真道在濟源的五系傳承中影響最大的是劉處玄—周頤真、宋德方一系；(二) 明代龍門派在濟源的傳承情況，為解決龍門派起源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極大推進了對該問題的研究；(三) 尹喜派傳承的發現，證明了其存在的真實性，而且還為進一步瞭解其分佈與傳承情況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關鍵詞：濟源、全真道、宗派傳承、龍門派、尹喜派

趙衛東，山東壽光人，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道教研究，著有《丘處機與全真道》、《金元全真道教史論》、《譚處端學案》等。

河南地處陝西與山東之間，是東西往來必經之地，王重陽東邁山東創教與西返家鄉傳道都曾路過河南，並在此長時間滯留。全真七子也曾分別傳教或修道於河南，其中譚處端、孫不二最後還仙逝於河南洛陽。河南濟源市境內名山薈萃，高道輩出，神仙雲集，道教氛圍極為濃厚。尤其是王屋山，位居道教十大洞天之首，號稱「小有清虛洞天」，唐代司馬承禎、玉真公主，宋代賀蘭棲真等，皆曾棲息其間。正因為有濃厚的道教氛圍與悠久的仙道傳統，全真道創立後，濟源很快成為河南全真道重鎮，並且自元初至民國傳承不絕。2011年，筆者應河南省濟源市政協的邀請，分別於三月與七月兩次對濟源境內現存道教遺存進行了十多天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現根據兩次田野調查所得的碑刻資料，對元初至民國期間全真道在濟源的傳承情況加以研究。

一、元代全真道五系傳承

雖然王重陽與全真七子曾在河南活動，但金元全真道文獻中並沒有他們到過濟源的確切記載。¹就目前所見文獻來看，最早在濟源活動的全真道士是王志祐。據楊奐〈重修嶽雲宮記〉、²李俊民〈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³與張大謙〈重修嶽雲宮碑〉⁴記載，王志祐，號棲神子，生於

¹ 清，蕭應植纂修：乾隆《濟源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49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本影印，下引清乾隆《濟源縣志》皆指此），卷十一提到馬鈺與丘處機曾到過濟源。該卷〈人物·仙釋·唐〉云：「馬丹陽，山東人。慕仙術，徙居白澗口內，修養元真道術，數年飛昇，有丹陽洞存焉。」（第2冊，頁402）該卷〈人物·仙釋·元〉云：「邱處機，字通密，山東人，寓濟源長春觀。學道於靈都真君王志祐，昌明元教，多著述。世祖召見於雪山，上言為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世祖命左右銘之。時國兵蹂躪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繫，無所逃命。機使其徒張志謹等，持牒召之，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及濱死而得更生者數萬人。」（第2冊，頁405）以上記載，先是把馬丹陽誤為唐代道士，接著又把王重陽與王志祐混同。另外該卷〈人物·仙釋·唐〉又載：「二魯真人，長春觀道士，傳道於重陽真君王志祐，祐傳邱處機，機傳寧神子張志謹，謹傳元素子孫志元，元傳閻志定。」（第2冊，頁403）以上記載訛誤頗多，不足採信。

²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525。

³ 同上註，頁1074-1075。

⁴ 同上註，頁798-801。

金海陵王天德四年(1152)，師承馬丹陽弟子潘真人，屬全真道三傳。金正大四年(1227)，王志祐至濟源王屋山傳道，蒙古太宗窩闊台七年(1235)由王屋山遷至孟縣嶽雲宮，並於十一年(1239)仙逝於嶽雲宮，享年88歲。以上是有關金代濟源全真道的相關記載，因史料缺乏，其後來的情況不得而知。直到金朝末年，丘處機因西行覲見而得到成吉思汗的信賴與器重，全真道在蒙古支持下迅速發展，並於元初達到鼎盛。受此大環境影響，元代濟源全真道盛況空前，培養和吸引了一大批全真高道，其中主要有張志謹、周頤真、衛志隱、宋德方、單志靜、解志通、秦志安、李志全等，⁵他們以「異跡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⁶深受當地官民士庶的愛戴與信任。

元代全真道在濟源的傳承主要有五系，即劉處玄—周頤真、宋德方一系，郝大通—王志謹—衛志隱一系，丘處機—張志謹一系，王處一—單志靜一系，馬鈺—皇甫道寧一系。下面分別對以上五系加以介紹。

(a) 劉處玄—周頤真、宋德方一系

王志祐之後，最早來王屋山傳道的全真道士是周頤真。周頤真(?-1240)，號瑩然子，又號「憨周」，⁷山東密州膠西縣(今山東省膠州市)

⁵ 關於以上高道的詳細情況，參見趙衛東：〈金元全真道在濟源的傳播〉，《濟源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頁8-13；第2期，頁1-6。

⁶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7。

⁷ 對於周頤真「憨周」之號的來歷，蒙古定宗貴由元年(1246)張寧遠撰〈天壇尊師周仙靈異之碑〉云：「或者謂師稱為『憨周』者何也？其說有二：一則昔居嵩州口元觀時，與道伴黃公同庵，有日，澗下見虎食鹿，師意其鞞而取之。道伴曰：『虎所食者不可與競，競則必傷其命。』師曰：『口取其皮而反其肉，又何不可？』直抵其下，全無所憚，剝皮而還，反肉而飼其虎，傍處亦無害心，食畢而去，故人稱之曰憨。一則平居口息，終日如愚，兀兀癡癡，似無所知，故人稱之曰憨。」見《道家金石略》，頁489。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趙穆撰〈重修長春觀碑〉云：「昔參長生真人，執井春三年，見其質樸穎悟，曰：『學憨癡去。』一日，遊方於嵩州荻峪，樂其青山疊翠，碧水流藍，結庵養浩。黃尊師遠來訪道，夜將二漏，忽聞窗外有甃地巨聲。黃曰：『何物如此？』曰：『道伴也。』乃以瓦盆進水於門外，令徐徐飲之。黃牖而窺之，乃二虎也。謂曰：『非先生之道疇，敢以居斯焉？』」此碑碑文由筆者據現存碑刻照片抄錄整理，下引該碑皆同。該碑立於至元二十九年，趙穆撰文並書丹，李肅篆額，長春觀知觀胡志林立石，原在濟源柏林長春觀，後移至濟瀆廟。

人。16歲拜劉處玄為師，金末曾先後在河南洛陽、嵩州、覃懷一帶傳道，窩關台九年(1237)，被王屋總帥司榮禮請住持王屋山天壇上方院。司榮對周頤真極為器重，除聘請其擔任天壇上方院住持外，還施捨了洞宮社清虛宮、蔡村靈仙觀、護駕堡仙遊觀以及天壇周圍大量的土地。⁸住持天壇上方院後，周頤真便帶領徒眾欲重修道觀，但時隔不久，窩關台十二年(1240)七月，周頤真仙逝。據〈天壇尊師周仙靈異之碑〉碑陰〈宗枝之圖〉⁹與趙穆撰〈重修長春觀碑〉記載，周頤真弟子眾多，其中最知名者為解志通。

據趙穆撰〈重修長春觀碑〉記載，解志通(1198–1292)，號洞真子，山東萊州人。自幼出家，經丘處機推薦，拜在清虛真人周頤真門下為弟子，曾遨遊於汴洛王屋天壇之間達二十載，盡得清虛真人之傳。元中統元年(1260)，解志通偶過覃懷濟源之柏林坡，見有長春觀遺址，故留駐於此，並立志修復長春觀。解志通利用多年來積累的影響力，多方化緣，終於使長春觀煥然一新。修復後的長春觀規模閎麗，經濟雄厚，還建立起多所下院，逐步成為元代中期濟源一所重要的全真道觀。¹⁰元至元二十九年冬，解志通仙逝，享年95歲。

就在周頤真仙逝前昔，劉處玄另一位著名弟子宋德方也來到濟源。宋德方(1182–1247)，字廣道，號披雲，山東萊州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人。12歲拜劉處玄為師，為劉處玄門下最著名的弟子，曾為丘處機西行覲見隨侍八大士之一。宋德方為了完成丘處機的遺願，於元初組織各方力量續修《道藏》，因此與濟源接緣。為了印刷《道藏》，宋德方在全國設了三處造紙地點，其中一處即設在濟源龍祥觀。¹¹蒙古

⁸ 〈清虛宮碑銘〉，《道家金石略》，頁790。

⁹ 《道家金石略》，頁490。

¹⁰ 元·趙穆撰〈重修長春觀碑〉云：「構玄元殿於前，玉皇殿於後，三官、四聖翼列於廡，齋堂、廚庫輪奐一新。又別建道院四處：西仁和長春觀，謝封長春觀，北陳北白雲觀，孟津縣感聖廟、威靈觀是也。」

¹¹ 關於宋德方及其編纂《道藏》的相關情況，參見張強：〈開鑿石窟與續修道藏——宋德方對金末元初全真道發展的貢獻〉，《東嶽論叢》，2010年第4期，頁94–97；又見汪桂平：〈王屋山與《道藏》〉，《濟源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頁25–32。此外，景安寧著：《道教全真派宮觀、造像與祖師》(北京：中華

太宗窩闊台十一年，宋德方來到濟源龍祥觀，把龍祥觀修復一新，該觀自此成為宋德方一系門下所屬道觀。周頤真於窩闊台十二年七月仙逝後，天壇上方院一時無主，知宮李志昭等至龍祥觀禮請宋德方擔任上方院住持，宋德方於第二年春接領天壇上方院，以門下劉志簡擔任提點，招集十方道眾，重修上方院。除此之外，元代紫微宮、清虛宮等王屋山道觀也屬宋德方一系。¹²

(b) 郝大通—王志謹—衛志隱一系

郝大通為「全真七子」之一，金大定八年（1168）三月於山東昆崙山煙霞洞拜王重陽為師。王重陽仙逝後，先後在山東、陝西、河南、河北等地修道與傳教，晚年回到山東，金崇慶元年（1212）十二月仙逝於寧海州先天觀。¹³ 郝大通一生收徒不多，著名者主要有范圓曦、¹⁴ 王志謹等，其中尤以王志謹聲名最著。元代在河南濟源奉仙觀修煉的全真高道衛志隱便是王志謹的弟子，而在陽洛山桃花洞修煉的全真女冠張惠全則為王志謹的徒孫。

衛志隱（1189–1283），河南萬泉（今山西省萬榮縣）人。自幼穎悟，早有知識，淡泊世事，志慕修道。拜郝大通弟子棲雲真人王志謹為師，志行確苦，默契玄理，道價浸重，深受王志謹的器重。金天興元年（1232），元軍進攻河南，衛志隱跟隨王志謹，運用成吉思汗授予全真道的特權，到處招集散民入道，「儒釋道流賴以釋俘者甚眾」。蒙古太宗窩闊台七年，衛志隱被濟源地方長官延請住持奉仙觀，〈崇寧

書局，2012）一書第三章（頁110–234）對於宋德方一系全真道弟子在河南以及全國的傳播與分佈、宋德方續修《道藏》的相關情況，也有詳細介紹。

¹² 紫微宮屬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的相關證據見元至大三年（1310）李志全撰〈天壇十方大紫微宮懿旨及結瓦殿記〉，收入《道家金石略》，頁480–481。清虛宮屬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的證據見元中統三年（1262）〈清虛宮碑銘〉，收入《道家金石略》，頁790–791。

¹³ 以上參見牟鍾鑒等：《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170–172、276–277。

¹⁴ 關於范圓曦的相關情況，參見趙衛東：〈金末全真高道范圓曦生平事蹟考〉，《中國道教》，2010年第6期，頁57–60。

葆光大師衛公道行之碑¹⁵云：「乙未，要官暗散忽都虎¹⁶暨尚書田闊闊¹⁷以禮延致，居濟源之奉仙觀。」奉仙觀形勢優美，歷史悠久，自唐代以來就是河南著名的道教宮觀，多有高道棲息其間，「奉仙面河背濟，左罩懷，右天壇，地形之勝，山川之美，具焉。其為觀也，肇自有唐，羽士魯和光、寇元杲、宋賀蘭棲真諸名流迭居其中，垂拱、長安、開元、天寶及紹聖間石刻往往而在」。衛志隱住持奉仙觀後，繼續發揚早期全真道的優良傳統，以身作則，自力更生，嚴格治教，經過多年經營，宮觀經濟好轉，便開始擴建修復宮觀。〈崇寧葆光大師衛公道行之碑〉云：「師既至，以身表眾，不妄丐貸，不事襪褸，弟子講學之外，俾耕桑以給衣食，種藝以供蔬茹，荆為輾磴以補助常費。歲積餘贏，則為興修土木之資，敝者補之，闕者增之。五十年間，凡為殿四，一奉三清，一位玉皇，次則列三官及前代高真，皆象設事之，講授有堂，集會有所，門宇庖湑，莫不畢具。」經過衛志隱

¹⁵ 河南濟源奉仙觀現存〈崇寧葆光大師衛公道行之碑〉，該碑立於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李謙撰文，寇元德書丹，王博文題額。《道家金石略》未收此碑文，亦不見其他文獻著錄，是新發現的一塊非常重要的元代全真道碑刻。本段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及資料皆出於此碑。

¹⁶ 該碑此處記載有誤，「忽都虎」應為「紹古兒」。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三〈忽都虎傳〉云：「紹古兒，麥里吉台氏。事太祖，命同飲班朱尼河之水，扈從親征。已而從破信安，略地河西，賜金虎符，授洛磁等路都達魯花赤。領軍出征，復從伐金，破河南。太宗命領濟南、大名、信安等處軍馬，復從國王答石出征。歲辛亥，卒。子拜都襲。拜都卒，子忽都虎襲，移睢州。」見《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0冊，頁3025。忽都虎為紹古兒的兒子，根據該碑記載，請衛志隱住持奉仙觀是在蒙古太宗窩闊台七年，當時只能是紹古兒，而不可能是忽都虎。

¹⁷ 田闊闊，元·劉敏中著〈田氏孝敬堂記〉（元貞元年[1295]）中有記載，其云：「燕山田侯仲珪，于其母之墓所為堂，名之曰『孝敬』，請記於予。予從而詢其故，侯涕泗言曰：『仲珪不幸，未成童而孤。母常誨之曰：方國家肇造，汝祖安撫府君以醫得幸太祖聖武皇帝，實掌太醫，嘗以節行安撫事，征西域，戰歿。汝父侗儻有氣節，太祖愛之，因賜名闊闊，以父官居近幸。從征回鶻，密以方略假數人擒其王箒攤以歸，詔復其家，以旌其功。尋授金虎符，以提刑轉運使鎮朔方，調兵食。皇帝經略河南、關右，為護軍。雖在征伐，以拯溺為主，凡儒服，若二教藝術者，率招輯之，所全活弗知幾何人矣。復遷領太醫，而天下諸醫隸焉。奏請郡國立惠民藥局，以濟病者。盡瘁兩朝，德業盛矣。』」見元·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頁21-22。以此觀之，請衛志隱住持奉仙觀應該是「皇帝經略河南、關右」，田闊闊「為護軍」時。

及道眾的戮力經營，奉仙觀很快成為濟源一所重要的全真道觀，蒙古憲宗時期（1251–1259），旭烈¹⁸錫賜衛志隱道號「無為引道真人」，並改奉仙觀為奉仙萬慶宮。至元二十年（1283），衛志隱仙逝，享年94歲。其嗣業弟子主要有楊道素、任志淳、郭道成、續道元、張道理等，其中較著名者為楊道素，曾擔任河南孟州道正兼奉仙萬慶宮提領，號「遠塵崇德大師」。

濟源東北有一座陽洛山，據稱是晉代王良真人飛升之所。陽洛山中有桃花洞，元代全真女冠張惠全、閻妙定曾先後在此修真。¹⁹據張道亨撰〈桃花洞記〉記載，張惠全，號慧通散人，寶定滿城人。幼年悟真，15歲尋道，拜金粟太清觀女冠李守正為師。李守正師承棲雲真人王志謹，張惠全為王志謹三傳弟子，屬郝大通一系。李守正仙逝後，張惠全尋訪棲息之所，「歷覃懷西北河內宋寨村小谷重陽觀，訪桃花洞主松囊子任君先生，²⁰接話心會，召而居焉」。在桃花洞住下後，張惠全便開始了自己的苦修生涯，她「晝則清風滿榻，孤鶴唳空，夜則

¹⁸ 旭烈（1217–1265），即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第六子，元憲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之弟，伊兒汗國的創立者。詳見民國·柯劭忞著：《新元史》卷一零八〈旭烈兀傳〉，收入《二十四史外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第116冊，頁216–231。

¹⁹ 據《無上秘要》卷二十〈仙歌品〉引《道跡經》，《太平御覽》卷六七八〈道部二十·傳授上〉引《南嶽魏夫人內傳》等記載，魏華存曾修道於陽洛山。前者云：「賢安密所研，相期陽洛泮」、「相期陽洛宮，道成攜魏子」，均見《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25冊，頁51下；後者云：「夫人遂用藏景之法，託形劍化，徐登飄車，徑之陽洛，居隱元之臺。」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影印本），頁3027上。以上說明，自晉代始，陽洛山就有女仙信仰的傳統，元代全真女冠張惠全、閻妙定等選擇陽洛山桃花洞為修煉之所，或許與以上傳統有關。張惠全、閻妙定的生平事蹟，見元至元十八年（1281）張道亨撰〈桃花洞記〉與元貞二年（1296）陳志忠撰〈陽洛山三清洞銘〉，以上兩碑分別見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76–177、186。又參見趙衛東：〈金元全真道在濟源的傳播〉。

²⁰ 「桃花洞主松囊子任君先生」，即任志朴，張道亨撰〈桃花洞記〉中提到「陽洛山主重陽觀尊宿任志朴」，《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177。陳志忠撰〈陽洛山三清洞銘〉云：「閻妙定」一日，敬問到重陽觀于宗主等，得陽洛山之桃花洞棲焉。」收入《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186。以上說明，元代桃花洞一直屬於重陽觀，元代時任志朴、于道士曾先後為重陽觀宗主。重陽觀位於今濟源市五龍口鎮東邊寨村附近一座小山頂上，距桃花洞不遠，但桃花洞位於山澗，一上一下，遙遙相對。

明月當軒，猛獸擁戶。日就月將，越七年矣」。在這七年時間裏，張惠全邊苦修，邊修造桃花洞。「供粢者，糲者食；施衣者，壞者褐。精者畜而募工鑿石，開龕設像」。元至元十八年，桃花洞的開鑿設像工程終於完成，「中曰元元聖祖太上老君，左曰西王金母元君，右曰正口純陽三真君也。繪以金碧，睟容儼然」。²¹

(c) 丘處機——張志謹一系

張志謹，生卒年不詳，字伯恭，號寧神子，河南溫縣人。生不類常，長而穎悟，喜讀道書，雅淡不凡。因道遇青巾道者，飲以靈藥，自此辭親棄業，遠適向道，「禮掌教長春真人為師，親炙訓導，日就月將，功行勤懇，仍雲水二十寒暑，故得事無不通，理無不明，吐言發向，輒成口句」。²²蒙古太祖十八年（1223），偶於雲中遇長春真人，再授以口訣，賜寧神子之號。太祖二十一年（1226）至晉陽，第二年來到濟源靈都觀，蒙本郡長官禮請，遂棲息於靈都觀，並立志重修該觀。但其後不久，張志謹仙逝。其弟子孫志玄繼承師志，率道眾最終完成靈都觀的修復重任。靈都觀的修復最後雖然由孫志玄完成，但張志謹的開創之功不可磨滅。正因如此，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50）五月，公主皇后下懿旨，褒贈王志謹「廣玄真人」之號，升靈都觀為靈都萬壽宮，懿旨云：「據代州神崗觀、孟州王屋縣靈都宮宗主寧神子張志謹，系早遇真師，參承正法，廣修善行，德業清高之士，可賜廣玄真人名號。」²³

(d) 王處一——單志靜一系

單志靜，號開真子，祖籍不詳。少以勇力聞名鄉里，年及弱冠，覺性悟真，屏絕嗜欲，拋棄塵緣，有煙霞之志，遂出家為全真道士。單志靜學承多師，但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王處一，其開真子之號即是王處一所賜。元至元十二年（1275）龐得雲撰〈重建太清萬壽宮碑銘並序〉

²¹ 以上引文皆出自張道亨撰《桃花洞記》。

²² 元至元四年（1267）〈重修天壇靈都萬壽宮碑〉，《道家金石略》，頁584。

²³ 〈靈都宮懿旨碑〉，《道家金石略》，頁508。

云：「當金源氏之季，聖朝方興，七真並出，開闢玄風，師執弟子禮，歷事丘、劉、玉陽三真人，親承訓誨。然於玉陽真人所得妙道旨趣尤深，受其號曰開真子。」²⁴道成之後，單志靜遊方各地，多有神異表現，道價亦因此而日隆。後來，為避河南兵亂，他來到濟源，住在濟源太清宮，²⁵並在功德主濟帥楊公²⁶的支持下重修太清宮。但時隔不久，重修工程尚未完成，單志靜仙逝，其弟子李志昂、張志微、姚志古等，秉承師志，戮力同修，最終修復完成。

(e) 馬鈺—皇甫道寧一系

皇甫道寧，生平事蹟不詳，元代中期前後曾住持王屋山陽臺宮，只知其為馬鈺一系全真道弟子，但其與馬鈺的具體關係不詳。據陽臺宮現存張琬撰元至正四年(1344)〈天壇山興國大陽臺萬壽宮重修玉皇殿記碑〉記載，元代中期，陽臺宮由馬鈺一系弟子住持，並曾於至元六年(1340)重修陽臺宮。碑云：「至大末，故宣授提點宮教事明道頤真達妙大師沖和子宗主提點李公道璋，嘗命僕作鳩材疏，躬肯構復其階阼，甃甃尚闕，公遽仙化。後至元庚辰，嗣宗教提點門人趙公德淳，善繼述先師志事，不愆囊篋，特命工埏埴陶甃，為薦力周完，興役於是年春二月吉，成於其秋八月。」²⁷據碑文後道士題名記載，以上提到

²⁴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169-170。

²⁵ 清乾隆《濟源縣志》卷二〈寺觀〉云：「太清宮，在清源里，元至順四年建。」(第1冊，頁140)太清宮始建於何時，雖已不可考，但據現有資料記載，至少元初已存在。上引元至元十二年〈重建太清萬壽宮碑銘並序〉云：「濟源郭北，舊有道觀一所，名曰太清。」見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170。

²⁶ 「濟帥楊公」，即楊果。楊果(1197-1271)，字正卿，號西庵，祁州蒲陰(今河北安國)人。《元史》卷一六四、《元朝名臣事略》卷十有傳。元·蘇天爵輯撰：《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203，云：「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為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濟瀆廟現存有一塊立於元至元七年(1270)的〈濟瀆投龍簡記〉，其中提到：「至元七年閏月五日，前參知政事，少中大夫懷孟路總管楊果記。」

²⁷ 以上引文由筆者據陽臺宮現存碑刻抄錄。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著錄該碑，乃據清，乾隆《濟源縣志》卷十五〈藝文〉收錄(第3冊，頁683-686)，但名稱為〈重修天壇上皇殿記〉，內容與現存碑刻有些許出入，且未錄文後道士題名，見該書，頁208-209。

的李道璋、趙德淳屬馬丹陽一系全真道士，其云：「丹陽抱一無為真君棲神門下：宣授通玄清真元妙大師遠塵子賜紫金欄宗主提點皇甫道寧，通真靜源冲素大師純清子賜紫金欄提點劉道清，達真崇義元履大師提點通真子朱道通，清真達妙大師提點張道維，清真大師提點李道雍，正修緣主清虛安靜明義大師賜紫金欄提點松谷子兼修靈廟事趙德淳，元素冲妙保和大師賜紫金欄提點玄玄子張道遠，純素玄妙大師提點王德玄，安靜凝玄大師提點張德林，希真大師提舉楊德春，清玄達義大師提舉李德真。」以上題名共提到了11位全真道士，皆屬馬丹陽一系。²⁸

二、明代龍門派與華山派傳承

與全真道在元代的盛況形成顯明對比，入明以後，全真道的發展陷入低谷，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其一，自明洪武年間開始，政府對宗教實行嚴格控制，採取了歸併寺觀、限制每所寺觀的人數、嚴禁民間私自立碑等措施。²⁹其二，因全真道與元統治者關係密切，明代元而起，所以對全真道沒有好感，從明初開始便採取了「崇正一，抑全真」的政策。³⁰以上政策與措施嚴重阻礙和限制了全真道的發展，使明成化以前的全真道一直處於沉寂狀態。自明成化年間(1465–1487)開始，明政府的宗教政策開始鬆動，尤其是嘉靖、萬曆年間(1522–1566，1573–1619)，隨著明世宗與明神宗的崇道，全真道再次達到高潮。明代濟源全真道的發展狀況與以上大背景基本一致，因受明政府嚴禁民間私自立碑政策的影響，濟源現存明正德以前與全真道有關的碑刻基本沒有，可以這麼說，明代濟源全真道的歷史目前只能追溯至正德年間(1506–1521)。根據對濟源境內現存明代全真道碑刻的考察，明代濟源境內全真道的傳承主要有龍門與華山兩派，下面以宮觀為考察對象，對以上兩派在濟源的傳承情況加以介紹。

²⁸ 以上題名由筆者據陽臺宮現存碑刻抄錄整理。

²⁹ 關於明代的宗教政策，參看趙軼峰：《明代國家宗教管理制度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40–45。

³⁰ 牟鍾鑒等：《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頁302–305。

(a) 龍門派

全真道龍門派奉長春真人丘處機為祖師，因金末丘處機西行覲見，得到成吉思汗的信重與支持，致使丘處機一系全真道在元代迅速發展，遠超其他各系之上，成為七真各系中影響最大的一系。受此影響，明代濟源全真道的狀況與元代有所不同，原來在濟源影響最大的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失去了蹤影，而奉丘處機為祖師的全真道龍門派佔據了主流，如紫微宮、總仙宮、陽臺宮、二仙廟、玉清宮等濟源較為重要的道觀，明代中期以後都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擔任住持。

1. 紫微宮

紫微宮，³¹即十方大紫微宮，唐聖曆二年(699)司馬承禎創建，蒙古太宗窩闊台九年，劉處玄弟子周頤真擔任住持，紫微宮正式歸於全真道。蒙古太宗窩闊台十二年，周頤真仙逝；第二年春，劉處玄另一位著名弟子宋德方應邀接管紫微宮。自此之後，有元一代，紫微宮一直由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全真道士住持。紫微宮現存碑刻30餘通，其中明正德二年(1507)〈重修紫微宮玉皇殿碑〉³²最為重要，該碑不僅提到紫微宮住持全真道士劉靜雲曾於明正德二年主持重修玉皇殿，而且碑陰還著錄了除劉靜雲之外的88位紫微宮道士題名。在這88位全真道士中，「靜」字輩道士8位，「真」字輩道士50位，「常」字輩道士23位。根據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³³全真道龍門派系譜前二十字為：「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³⁴據以上系譜，該碑碑陰所列「靜」、「真」、「常」字輩道士屬全真道龍門派，分別為第五、六、七代，而紫微宮住持劉靜雲為龍門派第五代。以上說明，明正德二年時，紫微宮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住

³¹ 清乾隆《濟源縣志》卷二〈寺觀〉云：「紫微宮，在王屋山麓，宋紹聖元年建(引者注：此處記載有誤)，元大德七年修，明天順元年增修。」(第1冊，頁139)

³² 該碑原在王屋山紫微宮，現移至濟瀆廟，明正德二年立。螭首龜趺，額題「重修玉皇殿記」，楷書，兩行，文字清晰。

³³ 關於《諸真宗派總簿》的相關問題，參看王卡：〈諸真宗派源流校讀記〉，載熊鐵基、麥子飛主編：《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49-75。

³⁴ 李養正編著：《新編北京白雲觀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438。

持，道眾也大部分屬龍門派，只有范泰陽、張泰素、鄭道明、王清潤、李來口、郭清口、郭通達等7位宗派歸屬不明。然而，總仙宮現存明嘉靖三年（1524）〈王屋山天壇大頂總仙宮修造白齋道人張公太素行實之碑〉³⁵碑陰「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列舉了一百多位全真道龍門派道士題名，其中就有「張太（泰）素」、「范太（泰）陽」、「王清潤」等三位道士的名字，這說明以上七位道士中的范泰陽、張泰素、王清潤、郭清口也屬於全真道龍門派，分屬第九、十代。而且，「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還提到張太素師承程守默，范太陽師承程守然，王清潤為程守然徒孫，師承陳太洪。這樣一來，明正德二年〈重修紫微宮玉皇殿碑〉碑陰著錄的88位道士題名，除少數幾位宗派不明外，³⁶絕大部分屬全真道龍門派，而且從第五代一直傳到第十代。此外，明正德十五年（1520）〈重修萬壽陽臺宮記〉³⁷碑碑陰也提到了劉淨雲、王淨口、原真方、李真孛、黨真洪、侯真友、劉真亮、王真浩、口真口、王真才、郭真鸞等11位紫微宮道士姓名，而他們都曾出現於明正德二年〈重修紫微宮玉皇殿碑〉碑陰道士題名，這說明正德年間紫微宮與陽臺宮龍門派道士同屬一系。

2. 總仙宮

總仙宮位於王屋山天壇極頂，創建於唐代，元初始稱總仙宮。總仙宮與紫微宮一樣，元代主要由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全真道士住持，明代中期以前歸於全真道龍門派。總仙宮現存碑刻幾十通，其中最具有價值的為明嘉靖三年〈王屋山天壇大頂總仙宮修造白齋道人張公太素行實之碑〉。該碑主要記載了全真道龍門派第九代道士張太素的

³⁵ 對於該碑的相關情況，後面介紹總仙宮時會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³⁶ 以上七位道士中只有鄭道明、李來口、郭通達三位宗派不明，雖然龍門派系譜中有「道」、「來」、「通」三個派字，「道」字輩屬龍門派第一代，「通」字輩屬第三代，「來」字輩屬第十三代，但因派字不能連續，僅憑以上三個道士姓名，難以確定他們是否屬於全真道龍門派。

³⁷ 該碑現存陽臺宮，立於明正德十五年，螭首龜趺，額篆「重修萬壽陽臺宮記」，兩行，文字清晰。碑陰著錄了霍師堂、紫微宮、奉仙宮、太清宮、三公廟、總仙宮、陽臺宮等七個道觀的道士題名，通過這些道士題名可以確定，當時紫微宮、三公廟、總仙宮屬全真道龍門派傳承。

生平事蹟，其中提到，張太素於明弘治六年(1493)拜玉泉庵道士程守然為師，程守然則為陽臺宮道士張常真的弟子，而張太素的弟子主要有王清芳、馮清善等。

該碑碑陰為〈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額題「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隸書，三行，每行三字。題下為「長春真人仙派」二十字系譜，即「道德通玄淨，真常守太清，一陽微復本，合教永延明」。³⁸ 系譜下面的〈傳授圖〉中，「張公真常」與弟子「張守默」、「程守然」之間為張真常行實，共20行，滿行10字，內容如下：

張公真常，道號無為子，薊州人，生於大明洪武丙辰九月廿四日。少習韜略，從太宗皇帝北征有功，拜武略將軍職，侍駕出入金門，歷事三聖，朱紫赫然，未嘗以驕傲加諸身。自念富貴若浮雲耳，如身後何？宣德丙午，具本懇辭，乞骸骨，歸林下，上允其請，以男忠襲爵。遂布衣蔬食，禮西山隆陽宮全真陳公風便為師，授以金液還丹之旨。晚歸王屋山完真堂修煉，內外充備，於正統己巳十一月十六日仙化。景泰二年，門人程守然等建靈宮於堂之良方，有碑紀載尤詳，此特撮其大概以見授受之來源云。³⁹

按照以上記載，張真常生於明洪武九年(1376)九月二十四日，因跟隨明成祖朱棣北征有功，拜為武略將軍，後悟透世事，看破紅塵，遂至西山隆陽宮拜全真道士陳風便為師，晚年隱修於王屋山完真堂，明正

³⁸ 該系譜與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中記載的全真道龍門派系譜略有差異，即「淨」字《總簿》作「靜」，「微」字《總簿》作「來」，「延」字《總簿》作「圓」。其中「淨」與「靜」乃同字異寫，並無本質的差別，比如上面提到的「劉靜雲」，有的碑刻就寫作「劉淨雲」，所以差別主要體現在後面兩項。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龍門派二十字系譜。

³⁹ 以上碑文由筆者根據現存碑刻照片抄錄整理。其中需要說明的是，碑陽提到的「張常真」與碑陰的「張真常」應為同一人，因為碑陽明嘉靖三年〈王屋山天壇大頂總仙宮修造白齋道人張公太素行實之碑〉提到，張太素師承程守然，而程守然「乃完真堂蛻質張公常真之高弟也」，碑陰又提到程守然為張真常之門人，顯然，他們是同一人。按照龍門派系譜，此人名字應為「張常真」，屬龍門派第七代傳人，而非「張真常」，碑陰誤「張常真」為「張真常」。對此，張方在〈房山隆陽宮與明代北方全真道〉一文中也有說明，他所掌握的材料可以進一步證明「張真常」應為「張常真」，可參見《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頁69-76。

統十四年(1449)仙逝，享年73歲，弟子主要有程守然、張守默等。〈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共提到包括張真常在內的全真道龍門派道士163位，其中「通」字輩道士7位，「玄」字輩道士5位，「淨」字輩道士4位，「真」字輩道士26位，「常」字輩道士71位，「守」字輩道士20位，「太」字輩道士4位，「清」字輩道士4位，「一」字輩道士9位，「陽」字輩道士缺，「微」字輩道士4位，以上共154位。此外，還有王高潭、李文沖、張宜玄、楊本中、吳□堂、王慶中、□□□、李來中、丘崇合等9位派字不明者。⁴⁰

以上163位道士顯然都屬於「長春真人仙派」，即全真道龍門派，按照碑上的系譜，他們的派字分別為「通」、「玄」、「淨」、「真」、「常」、「守」、「太」、「清」、「一」、「陽」(缺)、「微」，從第三代一直排到第十三代，共傳了十代。根據以上有關張常真生平事蹟的記載，其於明宣德元年(1426)拜師「全真陳風便」，並於明正統十四年仙逝，這說明其傳承龍門派的時間應該在宣德元年至正統十四年之間。

另外，陽臺宮現存明正德十五年〈重修萬壽陽臺宮記〉碑碑陰的道士題名中還提到：「總仙宮張太素，徒馮清善、左清澤、喬清鑑、張宜貞、侯宜秀。」以上道士分別屬全真道龍門派第九、十、十一代，張太素也出現於〈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中。

3. 陽臺宮

陽臺宮⁴¹位於王屋山天壇峰下，唐司馬承禎創建，玉真公主曾跟隨司馬承禎修道於此。元代陽臺宮主要由馬丹陽一系弟子住持。入明以後，陽臺宮的情況發生變化，雖然明正德以前的碑刻不存，但從現存兩塊正德年間的碑，仍然可以看出當時陽臺宮的基本情況。紫微宮現存明正德二年〈重修紫微宮玉皇殿碑〉提到11位陽臺宮道士姓名：「陽臺宮住持陳永真、□得榮、楊福常、喬道凌、王德欽、王德□、郭福良、王福順、張壽安、常虎、汪常玄。」從這些道士題名可以知道，

⁴⁰ 既然該碑碑陰稱「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以上9位道士出現於其中，也應該屬於全真道龍門派，「張宜玄」或為「張一玄」，楊本中或為龍門派「本」字輩，李來中或為龍門派「來」字輩，丘崇合或為龍門派「合」字輩，只有王高潭、李文沖、吳□堂、王慶中四位情況不明。

⁴¹ 清乾隆《濟源縣志》卷二〈寺觀〉云：「陽臺宮，在王屋里，唐開元二年仙人司馬承禎建，元至正七年度士王德祐脩。」(第1冊，頁139)

當時陽臺宮住持是陳永真，而其餘的10位道士姓名很難看出規律性，很可能當時住持陽臺宮的是正一道士，而不是全真道士。陽臺宮現存明正德十五年〈重修陽臺萬壽宮三清殿記〉碑提到了住持楊福常、孟景陽、楊景明、張壽陽、馮崇霞、張道岩、張常安等7位道士姓名，碑陰提到了21位本宮道士題名，其分別為王福順、劉壽仙、李壽山、庫頭曹政、郭壽海、樂生張壽保、陳壽清、侯壽良、劉壽和、李壽成、薛受蘭、陳高玄、張玄風、蔡玄寶、張玄明、陳玄寶、蕭玄書、陳玄通、齊淨得、靳淨時、衍淨欽等。以上28位道士中排「福」字的2位，排「景」字的2位，排「壽」字的10位，排「玄」字的7位，排「淨」字的3位，此外還有馮崇霞、張道岩、張常安、曹政等四位。根據碑文記載，當時住持為楊福常，而嗣任者為其弟子張壽陽，這說明「福」字輩與「壽」字輩道士屬於一派，而他們很可能不屬於全真道士。明正德十五年〈重修陽臺萬壽宮三清殿記〉碑中云：「正德八年，新樂全真孟景陽以遊覽至宮，住持聞其精於梓藝也，乃以為請，景陽慨然許之，復以材費重大，謀募眾力為之。時安陽全真楊景明在坐，亦以贊相為己任。」顯然，孟景陽與楊景明屬於全真道士，當時他們並非陽臺宮道士，而是分別住在新樂和安陽的道觀，可能只是在陽臺宮掛單。從以上引文特意點明「全真孟景陽」、「全真楊景明」來看，他們與楊福常、張壽陽等並不屬於一派，以此推測，楊福常、張壽陽應為正一道士。而以上題名中排名「玄」、「淨」的10位道士，雖然仍然不能最終確定，但有可能屬全真道龍門派。據碑文記載，馮崇霞也為全真道士，但屬於何派，則難以確定。以上兩碑說明，至少在明正德十五年時，陽臺宮仍由正一道士住持，但當時全真道士已入住陽臺宮，形成了正一與全真混住的局面。⁴²據陽臺宮現存明萬曆三十一年

⁴² 明正德八年(1513)開始的這次重修，可能是陽臺宮宗派歸屬的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其一直由正一派道士住持，但在這次重修中，因全真道士孟景陽、楊景明等表現突出，逐步取得道眾的信任與支持，很快掌握了陽臺宮的領導權。按照正德十五年碑文記載，陽臺宮住持楊福常仙逝後，「第(弟)子張壽陽嗣主宮事」，並於正德十年(1515)完成了陽臺宮的修復工作，但當時並沒有立碑，而是到了正德十五年才立碑記載重修之事，而且碑文中對孟景陽、楊景明讚揚有加，最後又云：「時大明正德庚辰春季月吉日孟景陽、楊景明同立石。」以此推測，明正德十五年(1520)立碑時，孟景陽、楊景明已經成為陽臺宮住持或實際的控制者，此時陽臺宮已歸屬於全真道。

(1603)〈天壇山陽臺宮修建殿閣妝塑聖像記碑〉記載，明萬曆年間，喬玄仲曾為陽臺宮住持，並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至二十七年(1599)與鹿邑羽士張大和一起重修過陽臺宮。但對於喬玄仲是否屬全真道龍門派道士，因史料缺乏，難以確定。根據陽臺宮現存明崇禎四年(1631)〈重修陽臺宮碑〉記載，明末陽臺宮由龍門派道士住持，其云：「興國萬壽大陽臺宮住持口真聰，徒張常安。李真福、郭真隆、喬真憂、郭常慶、王常晚、李守撰、王太口。」由萬曆三十一年至崇禎四年，期間不到三十年，而龍門派「玄」字輩與「真」字輩之間僅隔了「靜」字輩，三十年一代，合情合理。因此，喬玄仲極有可能為全真道龍門派「玄」字輩道士，假若真的是這樣，那麼，陽臺宮至遲於明萬曆年間已歸於全真道龍門派。

4. 二仙廟

二仙廟，又名靜應宮，位於濟源梨林鎮大許村，主要供奉紫虛元君魏華存，⁴³初建於唐代，宋、元、明、清各代屢有重修。現存大殿重修於明萬曆五年(1577)，屋頂棟木上題有「大明萬曆伍年歲次丁丑貳月己未朔拾三日辛未，皇明宗室廬江王謹記」字樣。二仙廟現存元至清代碑刻十幾通，但大多漫漶難識，其中三塊明代碑刻著錄了道士題名。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三元殿宇聖像碑記〉⁴⁴中提到：「住持和貞祿，師弟梁貞祥。」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三元四聖殿記〉碑⁴⁵中提到：「住持口口口、馬守澤。」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重修仙天聖母靜應宮碑銘〉⁴⁶中提到：「住持常淨明，徒孫鄭常口。」而且明嘉

⁴³ 魏華存(252-334)，字賢安，任城(今山東省濟寧市)人。晉代司徒魏舒之女，著名女道士，被上清派奉為第一代宗師，號稱「紫虛元君」，世稱「南嶽夫人」，俗稱「二仙奶奶」，傳世著作有《黃庭經》等。詳情參見《太平廣記》卷五八〈魏夫人〉，今人研究參見李養正：〈魏華存與《黃庭經》〉，《中國道教》，1988年第1期，頁38-41；武麗霞、羅寧：〈《南嶽夫人內傳》考〉，《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1期，頁141-145；周冶：〈南嶽夫人魏華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頁65-71。

⁴⁴ 該碑現存濟源市梨林鎮大許村二仙廟內，明嘉靖二十一年立。圓首，額題「三元殿宇聖像碑記」，楷書，兩行；碑陰額題「碑陰」，楷書，單行，文字漫漶。

⁴⁵ 該碑現存濟源市梨林鎮大許村二仙廟內，明嘉靖三十五年立，文字漫漶。

⁴⁶ 該碑現存濟源市梨林鎮大許村二仙廟內，明嘉靖三十九年立，文字清晰。

靖二十一年〈三元殿宇聖像碑記〉中還云：「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季夏，本社功德主段右，糾同廟內住持□玄清、弟子宮靜□、孫和□□，上聖水官樊舉、樊朝……創立聖宇，謹建神殿。」若單純根據以上某一碑刻中的道士題名，很難判斷明嘉靖年間二仙廟道士的宗派歸屬，但假若把以上三碑中提到的道士題名加以聯綴，就不難看出他們之間的關聯性。以上三碑中提到的道士姓名的派字分別為「玄」、「靜（淨）」、「真（貞）」、「常」、「守」，顯然他們屬於全真道龍門派，而且從龍門派第四代「玄」字輩一直延續到第八代「守」字輩。以上說明，至遲從明嘉靖年間開始，二仙廟便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擔任住持，已屬全真道龍門派道觀。

(b) 華山派

華山派奉郝大通為祖師，與丘、劉、譚、馬「四哲」相比，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三人號稱「三大士」，地位明顯要低於「四哲」。⁴⁷而且，即使同為「三大士」，郝大通的聲名亦遠遠不如王處一。可以這麼說，郝大通在世時，處事低調，聲名並不顯赫。但他培養了兩位著名的弟子：范圓曦與王志謹，尤其是王志謹影響巨大，是全真道第三代弟子中的佼佼者。自金元之際開始，郝大通—王志謹一系全真弟子就非常注重本系傳承，這使華山派在明清時期成為影響力僅次於龍門派的第二大全真支派，這一特點也在濟源地區得以體現。明代濟源全真道觀屬於華山派的主要有龍泉觀與桃花洞，下面對這兩個道觀的傳承情況作一介紹。

1. 龍泉觀

龍泉觀位於今濟源龍泉社區趙村，創建時間不詳，現存明清碑刻四、五通，其中明代碑刻兩塊。其一為〈重修龍泉觀殘碑〉，⁴⁸該碑記載了

⁴⁷ 金源璿〈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云：「四子為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又云：「四哲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參見《道藏》，第19冊，頁723上-725下。

⁴⁸ 該碑現存濟源龍泉社區趙村龍泉觀原址，只知立於明代，具體立碑時間不詳。上部殘缺，僅存下半部，剩餘部分文字基本清晰。

會首王貴等重修龍泉觀之事，還提到了龍泉觀住持鄭教成及其弟子尚演洲、馬演河，其云：「夙夜勤勞，督成其事，住持鄭教成，其徒尚演洲、馬演河也。」另一塊碑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鄭住持辭世行狀墓誌序碑〉，⁴⁹詳細介紹了鄭教成的生平事蹟，今根據現存碑刻照片整理碑文如下：

鄭住持辭世行狀墓誌序

鄭公，諱教成，生於濟邑，莊居水運，自幼出家。初於柏林溝長春觀投師學道，養性持真，德彰於外。後人保為龍泉觀住持，見觀傾圮，該施其德，即發虔心，重修殿宇而輝煌，妝塑神像而鮮明，東西方丈煥然一新，□□□成，與常玄門大不侔矣。享年六十有□□□□□□，偶得一疾而辭世。徒眾知德□報□□□師在世蒙恩重矣。雖中心藏之，□日□之，是則徒思而已，不若請述俚語，著之於世之不朽之碣，建立墓前，豎宮於壁，以為更古不磨之望，念上之不忘焉。

嘉靖二十三年歲在甲辰季春之吉書。

門徒陳演道、尚演洲、馬演河、楊演淇，徒孫任玄文。

石匠李景先，瓦匠周緒。

假若說僅憑〈重修龍泉觀殘碑〉所提到的三個道士姓名，無法確定他們的宗派歸屬的話，那麼，明嘉靖二十三年〈鄭住持辭世行狀墓誌序碑〉卻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該碑提到了三代道士題名，通過這些題名，可以看出他們排名的規律，即「教」、「演」、「玄」，查閱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發現他們與全真道華山派系譜相合，華山派系譜前二十字為：「至一無上道，崇教演全真。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⁵⁰其中鄭教成屬第七代「教」字輩，而尚演洲、馬演河屬第八代「演」字輩，任玄文則屬第九代「玄」字輩。顯然，明嘉靖年間，龍泉觀屬於全真道華山派傳承。而且，鄭教成「初於柏林溝長春觀投師學道」，據此雖然不能確定柏林長春觀當時是否屬於全真道華山派，但至少可以說

⁴⁹ 該碑原在濟源龍泉社區趙村龍泉觀原址，現移至趙村村委倉庫保存，立於明嘉靖二十三年，文字漫漶，局部因遭人為破壞而無法識讀。

⁵⁰ 李養正編著：《新編北京白雲觀志》，頁440。

明當時長春觀住有華山派道士，所以鄭教成才可以在那裏拜華山派道士為師，傳承華山派法脈。

2. 桃花洞

桃花洞位於濟源市五龍口鎮東邊寨村陽洛山，據元至元十八年張道亨撰〈桃花洞記〉⁵¹與元元貞二年陳志忠撰〈陽洛山三清洞銘〉⁵²記載，元代女冠張惠全與閻妙定曾在此修煉。桃花洞現存兩塊碑刻，一塊為題名殘碑，不能提供多少關於桃花洞的信息，另一塊為明正德三年（1508）〈重修桃花洞記〉碑，是瞭解明代桃花洞情況的唯一史料。據該碑記載，明代在桃花洞修煉的全真道士是閻演玄，其云：

今小道祖居汝府信陽，羅山人也，姓閻，道號演玄，投禮武當山授業，遍歷名山，參訪師友。遊至覃懷西北約有四十里，觀其石，名曰陽落山，⁵³有洞曰桃花洞。視其山勢，嵯峨威岩，陡澗巖崎。其山之澤，東臨金壇，西接孔山，面南沁水，脊靠隱峰，中建其洞，真乃諸仙飛升之所，惠全修煉之處。此洞肇自元貞二年丙申歲，山主王守順頂新復次，大元至元十八年季月，任志朴重修，至今遷延日久，使其殿宇傾頽，聖容朽壞。演玄喜之不盡，不捨聖跡，而不為修整，曷克以稱斯民之仰瞻哉？演玄發心募緣，化施十方檀那，捐資命工，采繪三清聖像，左右列西王金母、鍾呂二仙，續添靈官、真官。不逾三載，煥然一新，此演玄之誠，而人神之相助也。⁵⁴

根據以上記載，閻演玄祖籍河南信陽市羅山縣，出家於湖北武當山，後「遍歷名山、參訪師友」，於明弘治末或正德初遊至陽洛山桃花洞，被其景致所吸引，遂留駐於此，並發心募緣，彩繪神像，不逾三載，使桃花洞煥然一新。以上碑文只是提到他出家於湖北武當山，並沒有明確講到閻演玄的師承淵源，但碑陰著錄的道士題名卻提供了一些信

⁵¹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176-177。

⁵² 同上註，頁186-187。

⁵³ 「陽落山」應為「陽洛山」。

⁵⁴ 以上碑文由筆者根據碑刻拓片抄錄整理，以下所引明正德三年〈重修桃花洞記〉碑碑陰道士題名亦由筆者據拓片抄錄整理。

息，其云：「重陽觀桃花洞洞真子閻演玄，徒張全京、樂全鳳、李全玉、白全明、劉全祿。」按照以上記載，明代桃花洞與元代時一樣，仍然屬於重陽觀，應該為重陽觀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從以上道士題名的派字來看，他們屬於全真道華山派道士。因重陽觀（今稱玉皇廟）現存碑刻漫漶嚴重，因此不能確知當時重陽觀的宗派歸屬，但可以確定桃花洞道士屬於華山派。

三、清至民國期間的龍門派與尹喜派傳承

明代在濟源傳承的全真道宗派主要是龍門派與華山派，而入清以後，華山派的影響力逐步減弱，濟源各道觀幾乎成了龍門派的天下。比如，紫微宮、陽臺宮、玉清宮、長春觀、靈都宮、迎恩宮等，清代都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擔任住持，有些道觀直到民國時期這種狀況都沒有改變。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濟源全真道傳承出現了新的氣象。據現存的一塊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方相墓碑記載，當時柏林長春觀出現了尹喜派道士，而且傳承有續。

(a) 龍門派

紫微宮現存的清代碑刻中，有道士題名的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重修天壇三清殿記〉碑，⁵⁵其中提到當時紫微宮道教提點為常教順。根據此碑記載，紫微宮於清順治年間（1644–1661）遭到焚毀，「邑紳李生榮率眾重修，已然復昔時舊制。近於乾隆二十六年，邑紳何口瑞復於所有殿閣並為葺理」。⁵⁶雖前後經過兩次重修，但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紫微宮再次頹落，於是當地士紳又倡議重修，並請常教順主持此事。但這次重修工作因年景原因而頗費周折，首倡人也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去世，最後在常教順的努力下，直到乾隆末年方才最後完工。以上記載說明，清初紫微宮已經敗落，與明代盛況有天壤之別，碑文中提到的道士姓名也只有常教順一人，對於其宗派歸屬難

⁵⁵ 該碑原在紫微宮，現存於濟瀆廟。

⁵⁶ 政協濟源市委員會編：《王屋山道教資料彙集》（內部資料，2011），頁59。

以遽下結論。但根據〈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著錄的道士題名，明正德年間紫微宮全真道龍門派道士傳到了第十代「清」字輩，由明正德至清乾隆近二百年，假定常教順為全真道龍門派道士，而且是接著明代傳承下來的，那麼，由「清」字輩到「教」字輩中間隔了六代，一代約合三十年時間，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常教順極有可能就是全真道龍門派第十七代道士，而且全真道龍門派在紫微宮的傳承自明代至清初也可能一直沒有斷絕。

玉陽萬壽宮位於濟源市思禮鄉高莊玉陽山，現存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與咸豐元年（1851）碑各一塊，前碑文字基本清晰，後者碑體殘損，且文字漫漶。根據清康熙四十二年秦光輝撰〈重修玉陽萬壽宮三清寶殿碑記〉記載，「濟邑之西約二十餘里，有一山巔，儼若畫屏，乃玉陽公主乘白鶴飛升之所，號為玉陽山。是山之下，有平原之地，後有玉帝殿三楹，前有三清殿三楹，因名曰玉陽萬壽宮。其來已久，實為一方風氣所關」。⁵⁷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因風雨剝蝕，三清殿傾圮不堪，當地三莊會首韓天爵、衛三德、栗三江與玉陽萬壽宮住持趙復林等重修大殿，次年四月完工。以上提到當時玉陽萬壽宮住持為趙復林，而且碑文後還有本宮道士題名，其云：「本宮募化住持道人趙復林，師弟段復興、黃復海，門徒付本貴、李本生、王本會、韓本元、楊本振。」⁵⁸從以上題名可以看出，當時玉陽萬壽宮由全真道龍門派住持，趙復林、段復興與黃復海屬龍門派第九代，而付本貴、李本生、王本會、韓本元、楊本振則屬龍門派第十代。

柏林長春觀元代屬劉處玄一周頤真一系傳承，明代傳承情況不明，雖然元至元二十九年〈重修長春觀〉碑之碑陰空白處曾刻有明成化四年（1468）刻的幾行題記，其中提到：「本廟住持劉守清、聶淨海、段馮其。」但僅憑這三個道士姓名，很難判定其宗派歸屬。長春觀現存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修長春觀碑〉記載了該觀清初的相關情況，其云：「一修於大明成化十有五年，增新補舊，規模壯麗，自歷

⁵⁷ 政協濟源市委員會編：《王屋山道教資料彙集》，頁119。

⁵⁸ 《王屋山道教資料彙集》只抄錄了〈重修玉陽萬壽宮三清寶殿碑記〉碑文，未抄錄碑文後道士題名，以上題名由筆者據現存碑刻照片抄錄整理，該碑現存濟源市思禮鄉高莊玉陽萬壽宮。

年久，棟宇傾圮，神像殘壞，往來之人每延佇而太息焉。皇清順治年間，邑侯夏公目擊心傷，捐俸六兩，命匠修葺，因欽取進京，神功未就。至康熙二十七年，本縣縣公尤巡行阡陌，驅車過觀，望風吊古，捐俸重修，兼以本觀道人劉常德、趙守福開耕所獲，募化所集，重修玉皇大殿功完後力微，與社同議公請。」⁵⁹碑中提到，清康熙二十九年前後，劉常德、趙守福為長春觀道人，這說明當時長春觀由全真道龍門派住持，劉常德、趙守福分別為龍門派第七代、第八代道士。

玉清宮位於濟源承留鎮承留村，現存明清碑刻近十通，但殘損較為嚴重。明嘉靖三年〈王屋山天壇大頂總仙宮修造白齋道人張公太素行實之碑〉碑陰〈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中提到：「玉清宮住持蔡淨其、馮真清。」以上說明，明嘉靖年間，玉清宮是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住持。在玉清宮現存碑刻中，有兩塊清代碑刻有道士題名，清咸豐六年（1856）碑提到當時玉清宮住持是任本貴，而清同治二年（1863）碑則云：「住持任本貴、李本道，徒李合太、苗合理。」以上兩碑的道士題名證明，玉清宮在清咸同年間仍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住持。

迎恩宮位於王屋山主峰天壇腳下，始建於唐開元年間，現存碑刻十餘通。據現存清乾隆十五年（1750）〈迎恩宮金妝神像記〉碑記載，懷慶府孟縣城內善信，於乾隆十五年金妝祖師老爺神像，並繪畫殿宇等，當時迎恩宮住持道人為王復敬，其弟子有本書、本建、本璋等，以「復」、「本」排字來看，當屬全真道龍門派第九、十代。現存民國十二年（1923）〈重修山門序碑〉又提到：「住持郭明蘭、張明位，徒弟孫至修。」且民國十三年（1924）大殿棟木上也有與上碑相同的道士題名。根據龍門派系譜，⁶⁰「明」字輩屬龍門派第二十代，「至」字輩則屬第二十一代。以上說明，自清乾隆十五年到民國十三年，迎恩宮屬全真道龍門派道觀。

⁵⁹ 政協濟源市委員會編：《王屋山道教資料彙集》，頁88。

⁶⁰ 據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記載，龍門派系譜為：「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至理宗誠信，崇高嗣法興，世景榮惟懋，希微衍自寧。住修正仁義，超升雲會登，大妙中黃貴，聖體全用功。虛空乾坤秀，金木姓相逢，山海龍虎交，蓮開現實新。行滿丹書詔，月盈祥先生，萬古續仙號，三界都是親。」見李養正編著：《新編北京白雲觀志》，頁438。

除此之外，據現存碑刻記載，靈都萬壽宮⁶¹與陽臺宮清代也屬全真道龍門派。現存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改創重修戲樓序碑〉⁶²提到，清光緒二十三年時靈都宮住持為趙元伍，另有一塊殘碑提到「住持李永東」字樣，全真道龍門派系譜中有「合教永圓明」，李永東與趙元伍很可能也是龍門派道士。陽臺宮現存清雍正五年(1727)〈重修玉帝閣碑記〉提到，當時，陽臺宮住持為原復珍，又現存清雍正六年(1728)〈重修陽臺宮碑〉同樣提到原復珍為當時住持。雖然僅憑「原復珍」一個道士姓名，就推測其當時由全真道龍門派住持有些武斷，但上面提到，據明崇禎四年〈重修陽臺宮碑〉記載，當時陽臺宮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住持，且輩份最小的是第九代「太」字輩，明崇禎四年至清雍正六年中間相差不到百年，而「太」字輩至「復」字輩中間隔了三代，約三十年一代，合情合理。因此，全真道龍門派道士自明正德年間進入陽臺宮以來，一直到清雍正年間傳承未斷，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b) 尹喜派

柏林長春宮現存有一塊清光緒二十七年〈李方相墓碑〉，該碑記載了清末長春宮的道士傳承，筆者根據親自拍攝的碑刻照片，對碑文進行了整理，其具體內容如下：

皇清羽化李公諱方相神墓

此塋共一十六世，自邱真人以及十一世九玉李公字伯陽，皆有碑記可考，厥後碑記闕如，姓名莫詳，故將近世之名姓挨次序列於後。十二世李公重勝與秦公重福皆十一世九玉公之徒。其後馮公天惠乃重勝公之徒，十三世也。十四世殷公外壽。十五世闕公子昌。十六世即李公方相，公之徒李公智順乃改葬於廟後窰腦地，爰出此塋焉。前後皆彰彰矣。惟十二世秦公與其徒段公天成猶皆葬在北塋，自段公之徒趙公外宗遷塋此觀窰腦後，相傳三世至李公智通，又移其宅穴與李公智順合共一塋，恐其久而莫詳，謹將歷世名姓、改葬塋域，悉勒諸石，以志不朽云爾。

⁶¹ 清乾隆《濟源縣志》卷二〈寺觀〉云：「靈都宮，在石村里尚書谷口，唐天寶二年建。」(第1冊，頁140)

⁶² 政協濟源市委員會編：《王屋山道教資料彙集》，頁114。

侄孫郝妙林、郝妙生，曾孫張中慶立石。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穀旦。

根據以上記載，這一派傳承源自長春真人丘處機，與全真道龍門派一樣，也是奉丘處機為祖師，從這一點看，這一派應屬於全真道龍門支派。但該派前十代情況不明，上碑記載了自第十一代李九玉至第十九代張中慶的傳承情況。其提到的道眾主要有以下13位，分為九代，即李九玉（伯陽，十一世），李重勝、秦重福（十二世），馮天惠、段天成（十三世），殷外壽、趙外宗（十四世），闕子昌（十五世），李方相（十六世），李智順、李智通（十七世），郝妙林、郝妙生（十八世），張中慶（十九世）。以上九代派字分別為「九」、「重」、「天」、「外」、「子」、「方」、「智（知）」、「妙」、「中」等，據《諸真宗派總簿》，該派屬尹喜派，系譜為：「道德清高上，雲呈守煉丹，九重天外子，方知妙中玄。心靜自然體，發白面童顏，袖吞乾坤大，陰陽造化先。悟本從正禮，沖和養太元。情寂金木併，一定龍虎盤。慧法祥光現，蓮開寶林宣。神凝歸根竅，氣住復命關。三千功圓滿，異姓合真仙。逍遙蓬萊路，今朝玉京賢。」⁶³以上尹喜派在柏林長春觀的傳承情況，與目前傳世的尹喜派系譜基本一致，兩者可以互證。

此外，龍泉觀現存一塊民國十五年（1926）〈重修龍泉觀碑記〉，其中提到龍泉觀當時的住持道人為李方瑞。雖然沒有更多的道士題名，但根據尹喜派系譜與上碑的記載，李方瑞與李方相都是「方」字輩，且清光緒二十七年距民國十五年只有二十五年，這個李方瑞也有可能是尹喜派第十一代「方」字輩道士。

四、結論

通過對自元初以迄民國全真道在濟源傳承情況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⁶³ 茲根據王卡：〈諸真宗派源流校讀記〉附錄〈諸真宗派源流〉，頁74。李養正編著：《新編北京白雲觀志》，頁456，也記錄有此尹喜派系譜，但文字略有差異，即「心靜自然體」作「清靜自然體」，「情寂金木併」作「輕寂全木柄」，「神凝歸根竅」作「身應歸根竅」。

(一) 元代全真道在濟源的五系傳承中影響最大的是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趙穆撰元至元二十九年〈重修長春觀碑〉碑陰，⁶⁴ 詳細記載了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在濟源及其周圍地區的傳播情況。該碑著錄了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108位弟子題名，其中包括祁志誠、李志全、解志通、陳志忠等元代著名全真高道。除此之外，還列舉了濟源及其周圍地區屬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傳承的25所道觀，即懷州太古觀、濟源北關玄都萬壽宮、紫微宮、柏林坡長春觀、嵩州德亭朝元宮、南店長春觀、油坊莊保真觀、焚山清和宮、渠里村龜泉觀、張金村清真觀、枳城村修真觀、龜陽女觀、鍾翁村清真觀、懷州南關洪道觀、在城修真觀、濟源縣北西社遇真觀、曲塚村長生觀、北陳北清真觀、陳村太古觀、仁和長春觀、竹園溝白雲庵、河南感聖觀、陳村先天觀、仁和雲溪庵等。以上說明，有元一代，無論是從道士數量，還是從所屬道觀的數量上看，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在濟源及其周圍地區的影響力最大，而這一切與宋德方在濟源一帶的積極傳道是分不開的。⁶⁵

(二) 明代龍門派在濟源的傳承情況，為解決龍門派起源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極大推進了學術界對該問題的研究。通過對明代濟源各道觀宗派傳承情況的考察，我們進一步確定了已有的認識，即明代全真道龍門派與華山派比七真道派中的其他各派有更大的影響力，而其

⁶⁴ 該碑陰刻有「大明成化四年春二月望日重建」字樣，但並不代表該碑陰所有內容都刻於明成化四年(1468)。因為從字體上看，其內容顯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刻於明代，一部分刻於元代。明代所刻部分為：「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縣丞馬駿、信義，典史孫沖，儒學教諭劉隆，訓導彭奎，生員鄭忠。趙村里施主翟順、常清、常普明、李安、張興、張福。本廟住持劉守清、聶淨海、段馮其。石匠李義刊。大明成化四年春二月望日重建。」其餘的道士和道觀題名則刻於元至元二十九年，所以它能反映元代劉處玄一周頤真、宋德方一系在濟源的傳承情況。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可能與明正德以前禁止私自立碑有關。明成化四年(1468)長春觀住持劉守清等曾重建長春觀，但限於禁止私自立碑的禁令，不敢立碑以紀其事，所以就在元至元二十九年〈重修長春觀碑〉碑陰空白處，刻下了以上內容，以記錄重修之事。

⁶⁵ 景安寧：《道教全真派宮觀、造像與祖師》一書，詳細介紹了宋德方一系門下道觀的情況，對於瞭解宋德方一系全真道在全國各地的影響及其傳播有很大幫助。但因其未見元至元二十九年〈重修長春觀碑〉碑陰的內容，所以對濟源宋德方一系道觀的情況介紹不夠完備。

中龍門派的影響力又遠超華山派。不僅如此，紫微宮現存明正德二年〈重修紫微宮玉皇殿碑〉與總仙宮現存明嘉靖三年〈王屋山天壇大頂總仙宮修造白齋道人張公太素行實之碑〉又為揭示七真道派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尤其是後者碑陰的〈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對全真道龍門派創派時間的研究有極大的推動。⁶⁶對於龍門派的創派時間，陳教友認為應該在明代中期，⁶⁷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王志忠的認同。⁶⁸但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⁶⁹而濟源以上兩塊碑刻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可靠材料，其價值主要有以下兩點：

⁶⁶ 對於2011年以前有關全真道宗派問題的研究成果，張廣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與派字譜的形成〉一文有詳細的綜述，見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一輯（濟南：齊魯書社，2011），頁189-217。

⁶⁷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言：「考長春及諸真門人，無有以派名者，諸派之興，其起於明代歟？」收入嚴一萍編：《道教研究資料》第二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309。

⁶⁸ 王志忠指出：「我們可以初步推論，道教龍門派是明代中後期全真道士在秘密授受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全真教改革派。是對元代全真教從興起、鼎盛到腐化以至於蕭條的一種反思和揚棄。」見王志忠：〈全真教龍門派起源論考〉，《宗教學研究》，1995年第4期，頁13。

⁶⁹ 筆者曾通過對青州修真宮現存碑刻的研究，作出龍門派創派於元代中期的推斷，詳情參見趙衛東：〈青州全真修真宮考〉，《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4期，頁25。趙建勇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對龍門派創派時間問題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龍門派「最遲至元至正時期到洪武初年已經明確存在」。參見趙建勇：〈目前所知最早的元末明初龍門道派及其他——以雲南地方史料為中心〉，《中國道教》，2012年第6期，頁40。趙建勇該文所用的主要文獻材料，出自大理州文聯編：《大理古軼書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所收的兩部文獻，一是明李浩著〈三迤隨筆〉，二是明張繼白著〈葉榆稗史〉。筆者曾於2011年11月在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舉行的「第一屆道學研究博士論壇」上，從中國人民大學胡小琴博士口中得知這一材料，其後又蒙胡小琴博士惠贈《大理古軼書抄》電子版，但閱讀之後對其可靠性產生懷疑，其疑點有二：第一，該書來源值得懷疑。據該書序言稱，其來源於大理白族民間藝術家李蕪先生的手抄，其是否保持了原作者手稿的原貌，有沒有竄入後人的東西，這些問題都需要經詳細考證，才能確定其可靠性。第二，李浩〈三迤隨筆〉中把正乙、龍門、華山、武當、純陽、全真並列而提，其所說的「龍門」是否是現在所說的「龍門派」，值得懷疑；孟德紀、王通一、陳玄亮的命名與全真道龍門派系譜的一致，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有沒有後來抄錄或編輯該書者追述的成份？這都需要仔細甄別。基於以上原因，筆者在研究龍門派起源問題時，沒有運用該材料。此外，趙建勇在該文中引用了明代碑刻〈天王廟神道談演三洞碑記〉，而其來源以及真實性也頗值得懷疑。據文中註解稱，該碑原碑已不存，碑文靠李蕪手抄而流傳下來，這與上面兩書的來源有相似性，同樣，其真實性也需要甄別。該碑最後落款為「大明嘉靖壬子」，即明嘉靖

第一，〈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明確提到了龍門派二十字系譜，即「道德通玄淨，真常守太清，一陽微復本，合教永延明」。該系譜與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中記載的龍門派系譜基本一致，只是個別文字上有差異。而且，該碑中沒有出現「龍門派」的稱呼，而是稱為「長春真人仙派」，以上兩點可以與王崗在茅山乾元觀的發現相互印證。王崗在〈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一文中提到：

楊道賓接著說，邀清靜為李徹度取法名「一了」，「蓋長春道派二十字：『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邀（清靜）十世為『清』，而道人（按：指李徹度）十一世，故以『一』名」。這段文字極其重要，是迄今所見最早將龍門派詩二十字全部羅列公之於眾，又將這二十字派與丘處機直接聯繫起來，並徑將這一道派稱做「長春道派」的明代史料。⁷⁰

王崗以上所引史料出自明代楊道賓的〈李赤肚傳〉，而楊道賓生於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於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其作〈李赤肚傳〉的時間應在此之間。顯然，〈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比李道賓的〈李赤肚傳〉早了幾十年。同時，這兩條史料還有以下幾個共同點：（1）雖略有差異，但都提到了二十字系譜；（2）都把這二十字系譜與丘處機聯繫起來；（3）都沒有提到「龍門派」，一個稱為「長春真人仙派」，一個稱為「長春道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毫無疑問，明嘉靖三年（1508）〈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中的二十字系譜是迄今發現最早的龍門派二十字系譜。

三十一年（1552），而碑中提到了龍門派六十字系譜，六十字系譜在明代是否已經產生？這是頗值得懷疑的。據目前筆者所見明代碑刻來看，其中沒有提到或著錄排字為龍門派系譜前二十字以後的道士題名，據教中相傳，後四十字為王常月所續，比如《鐵剎山志》云：「王真成的弟子王常月，號昆陽子，是山西省蒲州人。起初在西嶽華山一心朝拜斗星十二年。承蒙斗母下降指示要法。清朝順治年間，在燕京白雲觀演戒三壇，著有《龍門心法》，並續龍門派後六十字，合邱祖所遺四十字共百字。」見白永貞編撰，孫乃祥校閱，黃國富等編譯：《鐵剎山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頁384-385。只有對以上問題做出明確說明，或再發現相關的更為確鑿的證據，趙建勇的結論才能最終被證實。

⁷⁰ 王崗：〈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二輯（濟南：齊魯書社，2011），頁38。

第二，根據〈長春真人仙派傳授圖〉對張常真生平的介紹以及「長春真人仙派」二十字系譜，可以大大地推進學術界對於全真道龍門派創派時間的研究。碑中提到，張常真生於明洪武九年，宣德元年「禮西山隆陽宮全真陳公風便為師」，正統十四年仙逝，而根據系譜，他屬龍門派第七代「常」字輩，這說明至少在明宣德年間（1426–1435），龍門派已經傳到了第七代。張常真的老師是陳風便，因史料闕如，對於陳風便的詳細情況，已不得而知，其名字也沒有按照龍門派系譜來排，雖然其名字前冠有「全真」二字，但對於他是否為全真道士，我們不敢妄加推測。⁷¹ 假若陳風便亦為全真道龍門派道士，那他應該屬於龍門派第六代，這樣以來，確證全真道龍門派存在的時間還將會進一步提前。

（三）尹喜派傳承的發現，證明了其存在的真實性，而且還為進一步瞭解其分佈與傳承情況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明初宗教政策嚴厲，歸併道觀，限定道士人數，致使很多道觀出現正一與全真共存的局面，這進一步加速了正一與全真之間的融和，並因此而產生了一大批全真支派。對於這些支派的瞭解，過去我們僅限於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而《總簿》的記載過於簡單，大部分宗派只是登記了系譜，對於它們的淵源、流傳以及發展狀況都沒有介紹。但是，近年來，隨著各地通過田野調查對現存碑刻資料的收集，《總簿》中的一些宗派存在的真實性得以證實，比如果老祖師雲陽派、⁷² 邱祖又派、⁷³ 龍門華山派、周祖鐵冠派、呂祖蓬萊派⁷⁴等。但是，對於《總簿》中所記載的尹喜派的情況以前所知甚少，⁷⁵ 濟源柏林長春觀清光緒二十七年〈李

⁷¹ 關於陳風便的詳細情況，請參看張方：〈房山隆陽宮與明代北方全真道〉。

⁷² 趙衛東：〈泰山三陽觀及其與明萬曆宮廷之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280–306。

⁷³ 趙衛東：〈沂山東鎮廟及其宗派傳承〉，《全真道研究》第二輯，頁274–303。

⁷⁴ 以上三派見秦國帥：〈明清以來（1368–1949）泰山道派考略〉，《中國道教》，2011年第3期，頁30–36。

⁷⁵ 在濟源柏林長春觀現存清光緒二十七年〈李方相墓碑〉被發現以前，有關尹喜派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列有尹喜派四十字系譜；（二）現存各種登真錄有關尹喜派的記載。比如，北京白雲觀清同治二年（1873）登真錄記載了7位尹喜派道士，北京白雲觀清光緒八年（1882）登真錄記載了5位尹喜派道士，湖北長春觀民國十四年（1925）登真錄記載了5位尹喜派

方相墓碑〉的發現，解決了這一難題，它不僅證明了尹喜派存在的真實性，而且還列舉了尹喜派自第十一代至十九代的系統傳承。同時，通過該碑稱尹喜派以邱真人為祖師，還可以推測，其極有可能屬於全真道龍門派支派。

道士，南陽玄妙觀民國二十五年(1936)登真錄記載了6位尹喜派道士。以上證明，尹喜派的存在是確定無疑的，而目前所見關於它的最早記載是北京白雲觀清同治二年登真錄。

A Preliminary Study on Quanzhen Lineages in Jiyuan, He'nan

Zhao Weido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ry texts and Daoist inscriptions gathered from field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lineages of Quanzhen Daoists in Jiyuan, He'nan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are five Quanzhen lineages, namely those of Liu Chuxuan, Hao Datong, Qiu Chuji, Wang Chuyi, and Ma Yu, among which the Longmen School and the Huashan School went mainstrea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Ziwei Monastery, Zongxian Monastery, Yangtai Monastery, Erxian Temple and Yuqing Monastery belonging to the former, and with the Yuquan Monastery and Taohua Cave belonging to the latter. Since the Qing dynasty, Quanzhen Daoists from the Longmen School have been in charge of most monasteries in Jiyuan, such as Ziwei, Yangtai, Yuqing, Changchun, Lingdu, Ying'en, etc. Noticeably, another Quanzhen lineage, that of the Yinxi School, appears at the Changchun Monastery, Bolin, during the Guangxu er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of all those five lineages, that of Liu Chuxuan has had the most profound influence. New materials of the Longmen School found in Jiyuan can shed more light on the question of its origin, while those of the Yinxi School prove its continued ex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Keywords: Jiyuan, Quanzhen Daoism, lineage, Longmen School, Yinxi School